

疫情封控在家，分析一下朋友圈，方方面面的事都有发生，但有三个特点最为显著：

一是居家读书。平时没有时间读书，现在在家没事，于是读书成为时尚。有读《论语》的，有读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左传》的，也有读“鸡汤”的。

二是居家写作。著书立说、做科学研究的不乏其人，我的周围就很多：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，写心得体会者也渐成风气；有人写诗，在云上晒、云上赛、云上赏，并取群名“云上诗艺”，怡情养性，原来不会写诗的人，也跟着沾点诗气，原来会写诗的人，诗写得越来越好；有人写文章，如“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指导”“读《左传》，将宋国史”之类，特别是这个“读《左传》，将宋国史”的作者，封控不到20天，竟然“将”出了59篇《左传》中的宋国，一下爆红，阅读量过万，真是了不起，也真是令人佩服。

三是居家喝酒。封控在家，不能外出吃五喝六，于是晚饭时喝点。有自己喝的——“我今天二两不到”“我一般两把”，有云上与朋友一起喝的——“昨天喝多了”，云上划拳，居然还能喝多，想想也是美事儿。喝酒离不开菜，除了巧男巧女花样翻新地做饭、做菜外，喝酒者还专门为自己准备几碟小菜，还拿出来晒。我粗略统计，家常菜、素菜居多，也有奢侈点的，有牛肉、猪耳朵之类的荤菜。“三耳”先生在南方看到后，既羡慕又生气。羡慕的是这种情况下还能吃上猪耳朵，生气的是吃猪耳朵是他的专利，现在大家都

读史

《汉书》下酒

□ 李可亨

吃，他担心专利不保。总之是好不热闹。

我属于第一类，居家读书。我是学历史的，于是读历史类的书。知道宋朝的苏舜钦饮酒读《汉书》的典故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《汉书》下酒，我于是也读《汉书》。

苏舜钦字子美，豪放不羁，好饮酒。他住在岳父家中，每天晚上读书总要饮一斗酒（斗，古代盛酒器，一斗约合10升）。他岳父很奇怪，就去偷偷地看他，只听他在朗读《汉书·张子房传》（张良，字子房），当读到张良狙击秦始皇，误中副车（指随从侍卫之车）时，就拍案叫道：“可惜呀，咋没击中秦始皇的车呢！”说完就满饮一大杯。又听他读到张良对汉高祖说“是老天把我送给陛下的”时，他又拍案叫道：“君臣相遇，其唯如此！”说完又满饮了一大杯。他岳父看到这种情景后大笑道：“有这样的下酒物，一斗实在不算多也。”

所以，文人喝酒，多少是多，多少是

少，实在是没有标准，因为苏舜钦不是为喝酒而喝酒，他喝着酒读《汉书》，读到精彩处，就满饮一大杯，以书下酒，“一斗实在不算多也”。

我今天读《汉书》，读到了《朱云传》。班固将《朱云传》写活了，现拿来分享。

朱云，原居鲁地，后移居平陵（今江苏省溧阳市），少好任侠，没有正形。40岁的时候，开始学《易》《论语》，学问渐渐大了起来。西汉元帝时，与少府五鹿充宗辩论《易》学，大获全胜，遂被授予博士（汉代指有学问的人），任杜陵县令。朱云这个人狂直，多次上书抨击朝廷大臣。西汉成帝时，朱云进谏攻击丞相张禹，说张禹是佞臣（惯于用花言巧语谄媚人的小人）。汉成帝大怒，你朱云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攻击丞相，要杀他。朱云此时在朝堂上，不怯不惧，他死死抱住栏杆不走，结果由于卫士力量太大，朱云抱住的栏杆被折断。看到此情此景，又站出来

一个不怕死的，这个人就是左将军辛庆忌，他摘掉官帽，解下官印和绶带，在大殿之上叩头，说：“朱云一向以狂傲直率之名在当世著称。假如他说得有理，就不可诛杀；他说的不对，也本来应该容纳他。我斗胆用死相争！”辛庆忌叩头流血。辛庆忌据理力争，最后居然说服了汉成帝，饶了朱云。

此事写到这里，也没啥稀奇的，这些场面我们在电影电视上都看到过。

接下来，被朱云弄断的栏杆要换，因为在朝堂上，不换新的好看。等工匠们来换栏杆时，成帝说：“不要换了！把旧栏杆修一下就可以了，留着它，用来表彰正直的臣子。”只修不换，“留着它，用来表彰正直的臣子。”汉成帝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不仅是对朱云正直的夸奖，也是在鼓励官场说实话。

经历这个事之后，朱云不再当官，居住在老家，教授学生。偶尔出来，见到的人都对他很敬重。朱云七十多岁在家中去世。他病重时不请医不喝药。临终时嘱咐家人用自己身上的便服入殓，棺木只需容身，墓穴只需容棺即可。他的家人遵其嘱，只造一个一丈五尺的小坟，把他埋葬在平陵的东郭之外。

《朱云传》中，朱云还说了一句名言：“今朝廷大臣，上不能匡主，下无以益民，皆尸位素餐。”后来就以“尸位素餐”来比喻“做官不为”、空占着职位而不做事、白吃饭的官人。

好了，今天的《汉书》就读到这里，晚饭时正好可以借《汉书》，下二两。

诗风

学思践悟守初心

□ 崔秉哲

贺新郎·十年成就

日月辉奇迹。这十年、山河巨变，碧空如洗。千万农民脱贫，百载生辰壮丽。历大事、廉洁正纪。阔步飞奔新跨越，数勋功、历史丰碑记。惊世界，感天地。

征程险阻何能比。治国家、邦交内政，改革经济。奔月嫦娥舒舞步，深海蛟龙畅气。叹抗疫、中华豪气。骤雨频生西海岸，逞凶狂、浪打昆仑壁。风景好，任人泣。

鹤鸣天·新境界

万里长空雁阵排，宏图远景北京来。复兴浩浩传奇创，思想新境界开。歌马列，颂英才，同心实干莫徘徊。团结奋进新时代，旭日清风入胸怀。

踏莎行·新使命

学画蓝图，宣明远景，光荣使命今朝定。共同富裕暖民心，中国特色开新径。

本质要求，原则戒警，征程坎坷须清醒。太平洋上暗流急，乘风破浪雄心静。

庆春泽·要务

国计千条，民生万绪，记牢要务谁一。大厦薄冰，固坚浑在根基。曾经重量稀求质，耗资源、长久难支。更戚戚，绿水无踪，雾厚霾低。

乡村也变污浊地，忆河沟摸鱼，渴饮清溪。云淡风轻，村头望月着迷。如今美景多虚幻，盼江山、物适人宜。梦堪期，构建格局，理念升级。

浣溪沙·创新

报告精神反复读，创新驱动要突出，振兴科教大声呼。不布人才一子胜，将

遭战略满盘输，招培引挽下功夫。

水调歌头·文化自信

旭日正辉映，锦绣丽河山。今朝锣鼓齐奏，文化创新篇。秦汉文章灿烂，唐宋诗词光耀，凤雅代绵延。世界巡察遍，独此溯渊源。

传优秀，兴先进，写超前。如谈自信，何地敢比北京肩？讲好中国故事，展现文明功底，形象亮人寰。伟大精神在，华夏立峰巅。

洞仙歌·绿色发展

霾浓雾重，鸟泣浑无奈。水土天空被侵害。走城乡、往日生态消歇，浑叹惋，环境逐年变坏。

盼来新理念，美丽中国，治理山河露光彩。共与自然生，绿色和谐，发展路、秀颜常在。但憧憬、民族复兴时，更皎月清风，物安人泰。

临江仙·国防现代化

世界风雷频动荡，何曾片刻安宁。北约霸道任横行。国防今壮大，始可论和平。

武器军人须现代，打赢本领提升。威风血性铸长城。担当新使命，苦练铁拳兵。

永遇乐·科技强国

探月天宫，缚鲸深海，嫦娥蛟龙。墨子观光，神舟远渡，浏览追悟空。东沙椰韵，西沙鸥唱，碧波翠色葱茏。银鹰巨、翩翩振翅，倩姿闪耀苍穹。

东风利斧，辽宁战舰，世间谁是英雄。万丈豪情，一腔热血，澎湃威贯虹。旌旗飘动，巨轮帆启，复兴伟业光荣。争分秒、闻鸡起舞，曙光新红。

人世间

阳台上的凝望

□ 宋肃远

我父母住的那栋楼紧邻小区的大门，站在阳台上，可以看到大门口及街边的风景。记得5年前的一个傍晚，父亲打电话问我儿子到家没有，从他家里出去，怎么一直没有见他从大门口出来。

他那急切的声音让我感到爷爷对孙子的担心和疼爱。那时我才发现这个秘密：每次孩子们从父母家出来以后，两位老人都会站在阳台目送他们远去。

后来，我每一次从父母家出来，都情不自禁地望向阳台，总能看到他们站在那儿微笑着向我挥手。由于阳台的窗户只能打开一扇，看到父母挤在一起争先恐后的神情时，我心里有一种幸福感。

去年，父亲去世了。我再走出父母家时，只能看见母亲一个人站在那里，她依然那么慈祥，有时还能看到她嘴唇微微抖动，好像在说些什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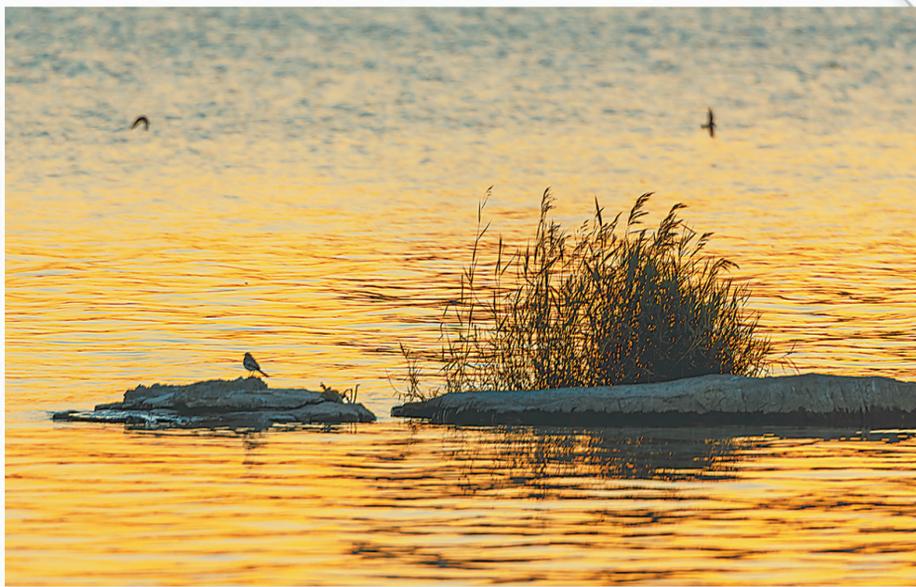
去年冬天，大姐跟我说：“别让咱妈打开窗户看你了，外面那么冷，她回到客厅就咳嗽。”我跟母亲说了，她每次都答应得很好，但每次还是把窗户打开，头探出窗外，向我们不停地挥手。我想母亲不怕冷。记得小时候的冬天，我们在农村生活，母亲一大早起来从水缸里舀出凉水清洗红薯，那双冻得红肿的手泡在冰凉的水里，没有听她说过冷。为了让一家人能吃好，坚强的母亲不怕冷！

今年夏天，大姐让我劝劝母亲，不要开阳台的纱窗，因为经常进蚊子。于是我劝母亲，她也答应了，但当我走到阳台上，她还是打开了纱窗，不停地向我挥手。我想母亲不怕蚊子。记得小时候农村的夏天，傍晚时屋里的蚊子嗡嗡响，妈妈便拿来一小堆麦糠，上面撒上一二六六粉，燃着后，带着药味的浓烟萦绕全屋，门口留了个缝，把蚊子从屋里熏出来。为了一家人能睡个好觉，智慧的母亲不怕蚊子！

母亲已年近九十，每次从母亲家走时我都劝她不要去阳台送了，但她总是说正好活动活动，不能一直坐着，反正母亲总是有理由。有时候关心疼爱孩子也需要找一个借口。

母亲在阳台上凝望着我，依稀感觉她一直在说：“一路平安。”

（作者系河南省优秀人大代表、商丘市食品工业协会会长、诚实人食品集团董事长）



暮色渐浓

张成林 摄

小小说

温水青蛙

□ 张海洋

李涛始终想不明白自己一个坚持原则、严于律己的人，最后怎么沦落到身陷囹圄的地步。现在，他终于有时间梳理自己的人生轨迹，去追寻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。

出身干部家庭，受过良好教育，老实肯干，有追求，这是李涛人生前半段的标签。他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兼任辅导员，没几年就升任校团委副书记。不久，又被选调到市委，前途一片光明。

去市委前，父亲嘱咐他：“涛，要把眼光放

得长远些，切勿被眼前的风景迷了眼！”

导师叮嘱他：“涛，‘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’，要守住初心！”

他牢记父母、老师的殷切期望，变得更加内敛，勤奋严谨。四十二岁那年，他空降到一个重要的市直单位担任局长，很快他就感受到权力的炙热魅力。

那年春节，找他来“汇报”工作的人突然多起来。一个企业老总来到他办公室，扯了几句无关紧要的闲篇，突然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红包放到他的办公桌上。这突如其来举动，一下子让他懵住了。等他缓过神来，老总已经夺门而出。

他捏着厚厚的红包，心里翻腾不已，仿佛看见一架女儿念叨许久的钢琴摆到了家中，又仿佛看到一副明晃晃的枷锁落到了手腕上。

“切勿被眼前的风景迷了眼！”“要守住初心！”父母、老师的话又在耳边响起。他拨通了纪检组长的电话。

自那之后，他对送钱送物者特别反感，觉得这种事既麻烦又煎熬他的内心，就好像在一只猫面前故意放上肥美的鱼儿，但又不知道鱼儿下面有没有陷阱，能不能逃得出去。再到了逢年过节时，他能躲就躲，或者干脆手机一关，回老家猫着，实在躲不过去，就叫人送回去或者上交纪检组。

那时能登上他家门的人，只有同学杜军，每次杜军只给他送箱苹果。杜军说：“我声明，这是自家种的，不算送礼！”他当然没有退回，他们是小学同学，从小就认识，知道杜军老家有果园，再说他没当领导前，杜军就来他家走动。

杜军在老家做房地产生意，但一开始他们交情确实是单纯的同学情谊。后来，李涛回老家办点私事，两人约在饭店简单吃了顿饭。在送他回家的路上，杜军问：“你家里有车吗？”

“现在家里没有车。”李涛实话实说。

“我有辆车闲着，借你先开着。你父母身体不好，有车用方便。”

“借”，毕竟不是“收”，他想了想，答应了，开了借来的奥迪车。再后来，他又麻烦杜军一次。岳父母的房子拆迁，需要换套新房子，他想着杜军在老家搞房地产，就拜托他选一套位置户型较好的，钱该多少是多少，按市场价。杜军把自己办得圆满，选的房子大家都满意，连装修都是他一手弄好的，没让他操一点心。

事发后，他才知道自己所付的钱远远不够房子及装修的真实价格。他把杜军当成了信得过的朋友，可杜军却把他当成了温水中的青蛙。

狱中，他在书上看到这样一个医学实验，被称为“青蛙效应”：实验时将一只青蛙从凉水中取出放进热水里，青蛙因突然受到热的强烈刺激，本能地从水中跳出来，摆脱死神。但如果一直让青蛙待在凉水中，然后慢慢烧火加温，青蛙就会在麻木无知中死去。

办完入住手续，丁福就火急火燎地跑到夏嫣然上班的储蓄所。丁福的突然造访，让夏嫣然憔悴的面庞瞬间桃花灿烂。隔着柜台的玻璃，丁福把赞助费存到这里顶任务的消息说了，夏嫣然自然非常高兴。由于是上班时间，不断有顾客办理业务，丁福不便久留，他告诉夏嫣然，下午采访完，他会在这里住一晚，第二天上午才返回商都市。约她晚上去宾馆见面，并告诉了她宾馆房间号。夏嫣然愉快地答应了。

采访很顺利，赞助费谈得很顺利，只是晚上喝酒出了问题。

没想到当地人如此热情好客，更没想到面粉厂的马厂长那么能喝。他们拿茶杯作酒杯，用烟盒作标尺，直起来是立正，横起来是稍息，平放下是卧倒，这三部曲都要一饮而尽，一般酒量小的，喝完这3杯酒就醉得拿不起筷子了。

好在丁福早有准备，一心想早点结束酒局，去约会心爱的姑娘，所以临开席前就拿出准备好的药片，向马厂长解释：“我肠胃不好，来时还吃着药呢，你看，这是今天吃的药。”

“我看你这是啥药，”厂办主任看了看又说，“又不是头孢，喝点酒没事，再说了，酒是消炎的，包治胃病。”

“酒桌上有三种人不好对付，拿药片的、红脸蛋的、扎小辫的，我看今天遇上难缠户啦！”马厂长笑着看了看丁福，又扫了一眼陈敏。

陈敏赶紧说：“马厂长，我真不会喝酒，喝一杯就吐。”

连载

丁福的混沌青春

□ 陈海峰

丁福也不好意思让陈敏顶缸，只好说：“那我就少喝点，请大家让着我。”

“哎，这就对了嘛，你们俩都不喝，我这马脸往哪放？”马厂长自嘲地说，“这样，咱今天也不按老规矩走了，我喝一杯满的，丁作家喝半杯吧。”

说完，把自己酒杯倒满，又给两个副厂长、宣传科长、厂办主任四个人的酒杯倒满，都是二两装的大玻璃杯，然后用筷子在酒杯沿上刮了一下，意思是满满一杯，最后给丁福倒了半杯酒。

马厂长和几个陪客一饮而尽，酒杯哐地往桌上一放，丁福也不得不喝了。这样，头三杯酒下来，丁福就喝了三两白酒，头就有些大了。再看那几个人，每人六两酒下肚，仍面不改色。

喝完头三杯酒，马厂长带头先敬酒。陈敏见势不妙，借口去个洗手间，脚底抹油，溜了。一桌人找不到陈敏，就联合起来对付丁福，丁福见一时脱不了身，只好疲于应付。

晚上8点多，夏嫣然来到宾馆，她掏出丁福留下的纸条确认了一下，这才去敲响了207房间的门，但她怎么也没想到，丁福匆忙写错了房间号，207是陈敏住的房间。

陈敏刚洗完澡，听到敲门声，以为酒局结束了，披着一头湿漉漉的长发去开门，一边说：“这么早就结束了……”

夏嫣然看到屋里这个湿漉漉的女人，一下子愣住了。夏嫣然万万没有想到陈敏会在丁福房间。陈敏不认识夏嫣然，但夏嫣然认识陈敏，知道她是文联的打字员，只是没说过话。夏嫣然生气地想，白天丁福见她，从头到尾都没提起陈敏，如果没事，为啥不说明是两个人一起来采访呢。夏嫣然能够想到，如果不是她撞见陈敏开门，估计丁福永远会瞒着这件事。很明显，陈敏刚刚在丁福的房

间洗过澡，如果她没去宾馆，丁福酒后回到房间，两个人关上房门会发生什么？

夏嫣然越想越愤怒，越想越伤心：“好你个丁福，为了你，我不惜与家人决裂，甚至以死明志，可你做了什么事？竟然和一个打字员蝇营苟苟！难道正像爸爸说的，我看错人了吗？丁福，你真是这样一个狼心狗肺的人吗？”

不知不觉，夏嫣然已经骑车出了县城，来到了城郊……

晚上9点左右，丁福实在喝不下去了，差点吐到桌子上。马厂长看他这是真不能喝，才心满意足地派人把丁福送回206房间。

睡到半夜，丁福忽然醒来，看看表，已经过了晚上12点，突然想起与夏嫣然约会的事，他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：“混蛋，怎么喝成这个样子，把这么重要的事都给忘了！”

可是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他去哪里找夏嫣然啊！丁福忽然听到窗外传来淅淅沥沥的声音，走到窗前，发现是下雨了，心想：“算了，明天去储蓄所当面向她解释吧，有这30万元存款，总也能将功赎罪，大不了受她一顿数落。”

第二天，丁福和陈敏拿着支票来到储蓄所，却没有看到夏嫣然。问了夏嫣然的同事得知她请假了，说是去市里办事。丁福心想，夏嫣然可能不想当着同事的面与他争吵，就去了市里，等他回去兴师问罪。

来不及多想，丁福赶紧办完了存款手续，马不停蹄赶回商都市。

(未完待续)